## 幕间 流石长河

纳顿卡尔不知道自己在黑暗里行走了多久。方向似乎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究竟是往下、往上、往前、往后，亦或是……？他甚至记不起自己为何要在此行走，但他知道自己不能停下。恍惚间，他觉得自己似乎触到了某种光源，感到一种流动的暖意从自己的指缝间流过，蜿蜒曲折，指引着他的眼睛，一点点向上、再向上……

然后他看到了，他看到了天顶的高阳，被月亮以恰到好处的位置遮掩了火光。而在这种缺失下，平日里不论白天黑夜都无法看到的东西，便无比清晰地显现出来。他看见，从太阳边缘的冕层中伸出的无数如同枝条一般的光脉，缓缓落向整片大地，缠住高大的石林与山川，最终沉入地层，像植物向地底最幽深处探出的根系。

而借着那些流动的光脉，他终于得以以另外一种方式，看清与自己相伴而生的一切。一切存在都在发光，即使微不可查，即使摇曳不定，但那些星星点点的光芒依旧存在着。他知道万事万物并未消失，只是在日蚀期间，他们终于有机会抖落日光织就的外衣，让比物质更切实存在却被长久掩藏的真实面貌得以显现。他抬起手，发现自己果然无法再看见自己实体的手臂，取而代之的则是繁星。

没错，繁星，原本被他称为“手臂”的概念处仿佛有繁星在闪烁。他突然明白了，自己和大地上一切闪烁的光点，实际上是同等的存在，一切皆为星尘。同源的事物不该具有泾渭分明的隔阂，就像一杯水能够融入另一杯水。既然如此，自己和世间万物本就不应留有界限。那么……

他的脑海中突然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知道，是他自己的“存在”，他的所思所想，在肉体之上，将他体内的星尘收纳于名为“身体”的容器之中。那么如果，他能够试着略微放开这种控制，是否就能借万物之眼观察到从未见过的世界？

他明白了，这就是所谓魔法最最基础的课程。而他一直以来在做的事情与之别无二致，只不过过去的他都是在无意识状态下进行这种“释放”和“触染”，而现在，他将第一次亲眼见证这更靠近世界本源的奇迹。

既然我平时触碰万物用的都是我的手，他想，那这次就从我的手开始。

他闭上眼睛，这样一来，除了对身体中的星尘的感知之外，一切杂讯都不会干扰到他的释放。他的意识在星星的海洋中游走，一点点到达他平日与万事万物的交点，到达他的五指指尖，突破骨骼、血肉，随后是皮肤表面，直到最最边缘的交界处的那一点，然后——

像疯长的藤蔓一样，将感知的极限延伸出去，乘上风的羽翼，去抚摸石林和山川，去连接可以被探知的万事万物。然后他触到了，广袤的草甸上细叶如海浪般翻涌的轻响，土层之下窸窸窣窣跑动的鼠兔，不知多少年屹立不倒的城墙一点点崩解在风中，一切都与无数条光脉相连，不断攀升，穿越云层，升至从未有人到达过的天穹之顶，最终交汇于太阳的正中央。

而后他看见，无数的岩块被上升的光脉紧紧缠绕，连同四散的泥土与碎石一起，被狠狠抛向空中，一路摆脱重力的束缚，盘旋着向天顶飞去，形成一条奔涌的长河。那些星星点点的光芒随着剧烈的振动而飞散，又被那些光脉吸引回来，随着自己本应留在物质世界的残躯，缓缓地向天顶流动。他能从自己的指尖感受到一种亲切的呼唤，仿佛来自他从未涉足过的遥远的故乡，从那一切的一切诞生之地、最最本源的大海深处传来，分出最微不可查的一缕，悄悄流进他的指尖，为他指明回家的路。

那条河就在他的眼前，而河的尽头——

## C2 S1 启程的黎明

“卡尔，卡尔——”

他听到一个遥远但熟悉的声音在呼唤他。那个人是谁？他在喊的人又是谁？我在哪里？那声音越来越急迫，对他而言，这种情感无比陌生，却又无比真切。他只记得在无边的黑夜里，满地都是繁星，而就在他的面前，升起了一条流向天空的河。他应当……他应当到……

“卡尔！！”

他猛地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正举着石灯，右爪紧紧攥着铜丝提手。他的哥哥法耶尔面色焦急，紧紧抓住他的双肩，用力摇晃着，似乎想将他从刚刚的状态中硬生生拽出来。脚踩广袤的草甸，温柔的风抚过他的面庞，阳光透过薄薄的晨雾照亮他的周身，回过神来他终于想起物质世界才是他真正的归宿，顿时出了一身冷汗。

“没事吧？”法耶尔见他终于回应了自己，长舒了一口气，关切地问，“自从你举起那盏灯开始就一直发呆，我怎么喊你都没反应。”

“没事，”卡尔抬起手，揉了揉自己的额头，“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低头望向自己手中的石灯，不知从何时起那盏灯便一直发出耀眼的光芒，在雾中远比阳光更加坚定。他想起很久以前，在他拿到那块灯石后，父母曾叮嘱过他：若非迫不得已，千万不要直接触碰这块石头。难道自己刚刚看到的东西也和这盏灯相关吗？

他回头望向自己的来路，那些隐没的脚印已无迹可寻。他任凭自己的目光一路飞掠绵延起伏的丘陵和草甸，越过星星点点的灌木与山林，落到那座近乎消失在地平线下的小城：现在时间尚早，这座城是否已经醒来，新的一天是否已经开始？他还记得无数个清晨自己在城外的刺槐林里眺望城内升起的炊烟，可现在距离太远，这样的温度早已看不见了，一切都成了地平线上模糊的斑块。他该如何确认有关他生活的一切真实存在过？在从未有人涉足过的密林里，一颗树木猝然长逝，倒下的树干惊起一片飞鸟，如果他自己没有目击这一切，他还有证明这棵树存在的底气吗？每一个黄昏，当余晖点燃城壁，他便会走到城墙脚下，指腹轻抚那粗粝的石料，仰望这面墙探向天空的身躯。大地的骨被无数人用血汗凿成规整的方块，垒起一座永不陷落的城塞，它生命的跨度甚至比他亲自丈量过的土地还要漫长。就在昨夜，他还觉得这高耸的城墙是束缚自己的牢笼，瓢泼的雨总有一天会将他溺毙于井中。他本以为踏上陌生的土地会让他感到心潮澎湃，可这种新鲜感没能持续多久，如今他又陷入了一种全新的茫然，即便是牢笼，它终究是无边的大海里的一处可供立足的孤岛，而现在他只能独自一人在海上漂泊。从他现在的位置往前走哪怕一步，埃尔卡庸就再也看不见了。如今的他还有谁可以依靠？

**选择：**

**- “我的哥哥时刻都与我站在一起。”**

**- “我只能依靠自己。”**

* **选择“我的哥哥时刻都与我站在一起。” 的场合：**
* **（与哥哥的亲密度++）**

他手中的灯开始剧烈地闪烁，仿佛下一刻就要散于无形。

下一瞬，法耶尔猛地将他的弟弟拥入怀中。突然的冲击让卡尔下意识松了手，石灯径直落到他脚边的草地上，发出一声闷响，缓缓熄灭。昨夜的寒气尚未散去，清晨的朝阳照亮草地上闪烁的露珠，直到现在卡尔才感受到一点令他略感安宁的暖意。

“会没事的，我们都会没事的。”法耶尔轻轻拍着卡尔的后背，安抚道，旋即脱下自己的外套，为卡尔披上。

“嗯。”卡尔小声回应。

对卡尔来讲，过往的记忆是一个奢侈的词。回忆的时刻，他总是将自己的思绪沉入水中，气泡浮向荡漾着的天顶。沉默的天空看上去是那样狭小而破碎，让他想起坐落于埃尔卡庸正中央的斗角场，而痛苦总是从这座场地延展开来。自从他记事起，所有的青壮年都要定期到这里受训，而这对于自幼体弱的他更是一种酷刑。他从未真正上过战场，对此也只有懵懂的认知。战争于他而言，就像雨前的阴云一样暧昧。而更真切的痛苦，则是随着战争而来的无穷无尽的体能、剑术、肉搏、格挡、弓术训练，而训练里糟糕的表现，在同龄人眼中自然意味着懦弱无能，得来的只会有嘲笑与欺凌。没有人会在乎他依靠书本的阶梯走了多高多远的路，至少在这座纷争不断的小小山城，肉体的羸弱将是他永远的束缚。结对练习时，他总会被对面以失手为由揍得遍体鳞伤，而教官对此则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每到这时，他的哥哥便会挡在他的面前，毅然决然地展开双臂。哪怕对方再高大健硕，脸上挂着轻蔑的笑容，眼中闪着漠然的寒光，法耶尔依旧会为他的弟弟挺身而出。

一切就在这种微妙的平衡中持续着，直到那一天。弓术训练对卡尔来讲一直是噩梦中的噩梦，他软弱的双臂根本无法拉满那张举起来比他人还高的长弓，瞄准更是无从说起了。每次他只能含着泪咬着牙，忍着指腹被弓弦磨破的剧痛将弓拉到半满，在哄堂大笑中松开手，吮着自己不知被磨破多少次的手指，看着那支箭矢落到离自己身前不远处的尘土里。每到这时，他都想起过去他被同龄的孩子推倒在地，将他痛揍至跪地求饶的经历。他觉得他就像那支箭矢，不被任何人关注，不被任何人期待，躺在漫天的黄土中被路人踩断就是他最终的归宿。

正当他沉浸在自己的伤痛中时，他完全没注意到在自己身后的不远处，一个更加无人在意的人，仿佛一将视线移开就会彻底消失的人，似乎是觉得这样一个懦弱的人没有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又或者是愚蠢到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做起来相当好笑的小玩笑，无论他到底在怎样的境况下做出这样的举动，这些可笑的理由都已经不再重要，所有人只需知道，他在那个时刻正对着卡尔的后脑勺，张满了他手中的弓。

当法耶尔的视线扫过这个人和他手中的弓时，一切都已经太迟了。他来不及阻止那个蠢货放箭，万分惊恐下，口中的警告声刚刚响起，那支箭便已飞过十余米的距离。

原来箭矢飞行的速度这么快吗？

这是他脑海内最后一个念头，随后一切就停止了。突然，在场所有人都感受到一股沁人心脾的凉意，明明提前观察了天相，选定了绝对无风的训练时间，斗角场内竟起了一阵清风。下一瞬，随着一阵凄厉的尖叫，卡尔紧紧捂住右肩上的伤口，倒在了血泊里。

接下来的事卡尔就不再记得了，众人为他包扎好了伤口，而他也因失血过多而昏迷。见自己的弟弟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他猛地拽起射出那支暗箭的人的衣领，狠狠将他掌掴了十几下，又将他摔在地上，对着脸踹了好几脚，这才扬长而去。后来，这消息在邻里间传开后，再也没人敢欺负卡尔。两兄弟此后不曾踏进斗角场一步，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而在卡尔昏迷期间，意识朦胧的他知道自己身边一直有人昼夜不离地陪伴着。对他而言，这段时光反倒成了自父母离开后最安心的日子。

他抬起手，摸了摸自己右肩上因那次意外留下的瘢痕，心中的迷茫却因此平复了不少。因为他知道，他的哥哥一直在他身旁，不曾也不会离去。

**- 选择“我只能依靠自己。”的场合：**

**（精神稳定性--）**

不行，不能这么下去。卡尔猛地摆了摆头，抬起手用力拍了拍自己的脸颊。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旅途也才刚刚开始，不能在这种时候露怯。就算只有自己一个人，他相信自己也能好好走下去。这是他应当做到的事，不能像过去那样一直蜷缩在他人的羽翼之下了，否则他迟早有一天会倒在旷野上。

如此下定决心的他，对法耶尔笑了笑。

“你知道我们接下来要往哪里走吗？”法耶尔心中略有些担忧，但是他努力将这种不安埋藏在他的话语的最深处，轻声问。

“嗯。”卡尔肯定地说，“刚才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一条光脉织成的道路，我觉得那条路就是我们的方向。”

法耶尔四下望去，无边的草甸无言地凝望着他，越过连绵起伏的丘陵，地平线的尽头是群山。一切都如此陌生，就连他们的来路也隐没在茂密的树影里，谈何“去往何方”？他知道他的弟弟在所谓“魔法”方面有特别的才能，可这一切对于他来说都太缥缈、太遥远。父母离开之后，生活对他而言就变成一场艰难的搏斗。他需要早早用自己尚且稚嫩的肩膀扛起他和他懵懂的弟弟生活的担子。城内但凡需要人手的活计，招工的人对法耶尔都再熟悉不过。大家都对吃苦耐劳又十分能干的他赞叹有加。于是他就这么与弟弟在艾尔卡庸度过了好些年。对他而言，生活只是一种甚至算不上艰苦的生活的重复。他对此很满足，除了照顾好自己的弟弟之外，也没有什么高远的追求。至于父母，他们离开时两兄弟还太小，他甚至记不清他们的样貌。唯一称得上连贯的回忆就是那一天——

那一天，他从朝霞漫天磨到夕辉燃尽，手中的灯石也不愿回应他的呼唤。也许这是他这一生唯一无法用努力做到的事情。他记不清父母的面容，但他记得父母的目光，有如一根长钉，刺穿他那早已被凹凸不平的石头表面磨得通红的指腹。哪怕他再年幼无知，他也知道，这种目光中蕴含的情感名叫“失望”。

也许正是这一次遭遇给他未来的人生打上了平庸的底色。他知道他的弟弟除了看书，最爱做的事情便是在日落时分坐在城墙的边缘眺望远方的山岭，那里有着最为开阔的视野，看着太阳融化为鎏金的色泽，在连绵的群山中燃烧。卡尔说，他能从正对着自己，吹向西方的风中感受到一丝呼唤。他还说，同样的风还在那次弓箭事故里救了自己一命。

可他理解不了他的弟弟。对他来讲，风就是风，如果能在风里听到什么声音那大概是某种精神失常。卡尔从弓箭事故里活下来是因为他运气好，而他看夕阳的时候被美景深深感动了。这都是很自然的事情。法耶尔从未直接把这些想法告诉自己的弟弟，也默许了这些追梦的行为，如果做这样的事情能让他感到高兴，那就随他去吧。

但最后，唯一那根扎在他心里的刺，那盏在卡尔手中时时闪耀的石灯，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他的弟弟就是那个天之骄子，而自己只是被一切拒之门外，就像他的父母抛弃他时那样。

一想到这些，他就感到自己的胃部泛起一阵难以抑制的恶心。广袤的草甸和群山让他感到陌生，而陌生使他恐惧，恐惧自己再一次被丢下。可是他不能说，他瞟了一眼仍在神游的卡尔，他不能让卡尔察觉到自己翻涌的情感。

连自己的情绪都控制不好，拿什么保护自己的家人？！

事已至此，他只能相信卡尔的灵感能够保佑他们在这段莽撞的旅途中一路平安。